



最牛的教师

古往今来，大凡成功的教育家，自身的感情，外显其行为个性和之“牛气”，最“牛气”的教师最影响学生的一生；最“牛气”的教师，

综观《最牛的教师》一书，可“牛气”之教师；今日中国教师，教育才能真正的发展、创新。

教师的工作，其本质上就是成败与否，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“感

无不是有魅力的教师。教师的“魅力”，内涵其品格、修养、学识、才能以及教育教学的风格。有魅力的教师，其个性和风格鲜明，往往形成其独有魅力。最“牛气”的教师，往往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、深远的，有时会影也往往最受学生尊敬。

以得知：境界、个性与执著成就了“牛气”之教师。今日中国，需要这样需要拥有“牛气”的情怀与视野。这样，我们的教育才有生机、活力，我们的

一种唤醒，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召唤、心灵对心灵的召唤。这种召唤的成召人的力量”，这种力量被称之为教师的魅力。

◎主编 赵国忠

第一部中外魅力教师研究经典著作

教学最牛的教师 个性最牛的教师 育人最牛的教师

纵观100年，品味教师魅力



最牛的教师

古往今来，大凡成功的教育家，自身的感情，外显其行为个性和之“牛气”，最“牛气”的教师最有影响学生的一生；最“牛气”的教师，

综观《最牛的教师》一书，可“牛气”之教师；今日中国教师，教育才能真正的发展、创新。

教师的工作，其本质上就是败与否，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“感

无不是有魅力的教师。教师的“魅力”，内涵其品格、修养、学识、才能以及教育教学的风格。有魅力的教师，其个性和风格鲜明，往往形成其独有魅力。最“牛气”的教师，往往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、深远的，有时会影也往往最受学生尊敬。

以得知：境界、个性与执著成就了“牛气”之教师。今日中国，需要这样需要拥有“牛气”的情怀与视野。这样，我们的教育才有生机、活力，我们的

一种唤醒，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召唤、心灵对心灵的召唤。这种召唤的成召人的力量”，这种力量被称之为教师的魅力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牛的教师/赵国忠主编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 2

ISBN 978 - 7 - 305 - 08009 - 8

I. ①最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小学—优秀教师—生平事迹—世界 IV. ①K81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2685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版人 左 健
书 名 最牛的教师
主 编 赵国忠
出版策划 赵国忠
责任编辑 毛 杰 编辑热线 025 - 83758495
审读编辑 姚 微

照 排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
印 刷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1 092mm 1/16 印张 17.25 字数 280 千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08009 - 8
定 价 28.00 元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序

教师,原本就是一种极具魅力和境界的职业。

教师肩负着教育人、培养人之使命。教师的工作,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唤醒,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召唤、心灵对心灵的召唤。这种召唤的成功与否,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“感召人的力量”,这种力量被称为教师的“魅力”。

众所周知,魅力是一种吸引力。文章有魅力,别人就愿意多读;人有魅力,别人就愿意与之交往。一个教师若有魅力,学生就愿意多亲近,聆听其教诲,正所谓“安其学而亲其师,乐其友而信其道”(《学记》)是也。

古往今来,大凡成功的教育家,无不是有魅力的教师。被誉为“万世师表”的孔子是有魅力的,他的一生大多在游历和困顿中度过,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,他的身边总是跟着许多学生,有些学生甚至终身陪伴其左右。即使在他死后,学生们还在他的墓旁搭起草房,守丧三年,分别时都痛哭流涕,难舍难离。子贡不忍离去,独自又住了三年。教育改革家魏书生是有魅力的,他曾先后上过1000多节公开课,成为语文教学公开课听众最广的人。他跑遍全国,讲学1200多场,有些地方还成立了“魏书生教育思想研究会”。

教师的“魅力”,内涵其品格、修养、学识、才能以及自身的感情,外显其行为个性和教育教学的风格。有魅力的教师,其个性和风格鲜明,往往形成其独有之“牛气”,最“牛气”的教师最有魅力。最“牛气”的教师,往往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、深远的,有时会影响学生的一生;最“牛气”的教师,也往往最受学生尊敬。那么,教师如何在实践之中练就自身的“牛气”呢?

一、“牛气”源于境界

在中国的文化中,“境界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“有境界”是对一个人的由衷赞叹,“有境界”也是对一位教师高尚品格的高度赞誉,正如《人间词话》所云,“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”,也正如古人云: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有大境界。”

教师之境界当是秉承光大文化之精神,开阔视野,陶冶情操,不断学习充实自己,乐读书、善读书,以“书”之精华夯实自然之道,以“德”之品行涵养浩然之气,以

广博的知识从教,以宽厚的胸襟育人;教师之境界当是拨开迷雾见青天,站高一点,望远一些,以大气的理念经营大气的课堂,装点大气的教育风景。

由此可见,由教师之境界而生出教师之“牛气”,自然魅力纷呈,更值得尊敬。

二、“牛气”源于个性

个性是人的心态表现,是人长期稳定的、习惯性的心理作用外化为行为和风格,独特个性造就独特之魅力。

独特之个性魅力或如野山花那样的豪放,或如红玫瑰那样的热烈,或如兰花草那样的含蓄。即使是看似平常的相貌,静时,你能感受其内涵;动时,更能称道其光彩。独特之个性魅力就像一盆美丽馨香的鲜花,闻者欲趋,视者欲近。任何真正的成功者,身上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。

所以,教师之“牛气”来源于其独特的个性魅力。

三、“牛气”源于执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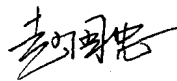
自古至今,每一位“牛气”的教师,都有着永不满足的执著精神。

每一位“牛气”的教师,在挫折和困难面前是当之无愧的强者,他们不会沉溺于暂时失败的痛苦中不能自拔。他们会反思,并从反思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,以此确立起新的奋斗方向和目标,用勤奋和智慧浇灌出更丰硕、更充满“牛气”的成果。

每一位“牛气”的教师,在成功和荣誉面前是冷静、执著的智者,他们不会陶醉于成功之中而不思进取,而是更加执著于学习、研究,并将学习、研究中获得智慧全数地投入教育之中,使其“牛气”散溢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

综观《最牛的教师》一书,可以得知:境界、个性与执著成就了“牛气”之教师。今日中国,需要这样“牛气”之教师;今日中国教师,需要拥有“牛气”的情怀与视野。这样,我们的教育才有生机、活力,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发展、创新。

由此拙言,坦露真愿,是为序。



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

2010年9月18日

目 录

第一章 教学最牛的教师

- 陈垣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”/2
- 林语堂：讲台上的幽默大师/11
- “高考战神”王金战/19
- 菲利普·比格勒：给学生“活的教学”/25
- “另类名师”郭初阳/30
- 魏书生和他的“教学民主”/37
- 孙维刚：有“争议”的神奇教师/43
- 梁思成：风趣的大师/50
- 于永正：课堂上的“老顽童”/56
- 周思成：“最牛的英文教师”/63
- 莱福·艾斯奎斯的教室奇迹/69
- 袁腾飞：史上最牛历史教师/76
- 诗人闻一多的讲台风采/82
- 李吉林：给孩子有“情”的教育/89

第二章 个性最牛的教师

- 儒林名士刘文典/97
- “疯子”章太炎/102
- “最牛的教师”胡适之/107
- “人中之龙”钱钟书/115

- 傅斯年：叼着烟斗的天才/124
顾颉刚：拙于教学的大教授/130
怪杰大师辜鸿铭/136
章门“天王”黄侃/142
讲台上“入神”的梁启超/148
“超级”教授陈寅恪/153
“南开”传奇张伯苓/159
一代儒宗钱穆/165
沈从文的教书生活/173
“性情教授”吴宓/181

第三章 育人最牛的教师

- “天才教师”马卡连柯/188
李圣珍和她的“孩子们”/195
甘当“孩子王”的霍懋征/200
万玮：班主任中的“军事家”/208
小林宗作：传奇的教育者/216
“成功教育”之外的刘京海/222
“数字”名师任小艾/228
光明天使安妮·莎莉文/235
苏霍姆林斯基：把心灵献给了孩子/242
李镇西的教育秘诀/248
明星教师罗恩·克拉克/255
永远“生如夏花”的斯霞/262

主要参考文献/268

第一章 教学最牛的教师

JIAOXUEZUINIUDEJIAOSHI

陈垣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”

《夫子循循然善诱》，是我国著名书画家、国学大师启功先生悼念恩师的一篇文章，在这篇文章中，启功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“犹如生父”的恩师陈垣先生。

陈垣是和陈寅恪、王国维齐名的国学大师，一生从教 70 多年，任过 46 年大学校长。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的教授、导师以及辅仁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两校校长。

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，陈垣先生渊博的学识以及坚持授课的精神，都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教师，尤其是校长学习和反思。

坚持授课

从 1926 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开始，陈垣陪伴着辅仁走过了 27 年，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。1952 年后又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——在他 91 年的漫长人生中，大学校长一当就是 46 年。

担任校长几十年，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，且从不缺席、迟到。唯一一次缺席是母亲辞世，回乡奔丧。学生回忆起他多称“援庵先生”，而非陈校长，大概是敬重他的学问，而不是他的官职。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不严厉，有顽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“老虎”，但在课堂上，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、两手分置双腿之上，听得入迷。很多受业者都说过：从来没见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。他讲课，不像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，而是循序渐进、踏踏实实、面面俱到。一般老师不太喜欢批改作业，陈垣不仅认真批改，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，并贴到教室墙上作比较。

因为是自学成才，陈垣更加重视学习方法。对于自己摸索出的经验，他也乐于跟学生和后辈分享。从他那些著名的学生柴德赓、启功、周祖谟、刘乃和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，陈垣对他们影响最深的，就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。

他认为,做研究工作,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,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,学生引了《资治通鉴》,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,是否只见于《资治通鉴》而正史中没有?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,引用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而不检对“八书”,他一定不通过。他常说,在准备材料阶段要“竭泽而渔”,不漏掉一条材料。他文风严谨到极端的地步。启功回忆,陈垣先生的母亲去世,他发讣闻,没有按旧时惯例写“泣血稽顙”,而是把“血”字去掉,因为他觉得并不诚实。

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学生看。不过,看了不能白看,要提意见。有些学生不知道,只讲好。陈垣就会说:“下次不给你看了,怎么看了会没有意见呢?”别人提了意见,他一般都会改,他认为,至少说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。他还经常教导学生,文章要写,但不要轻易发表。放在抽屉里,多放几年都没关系,学术性文章没有时效性,过后拿出来看看,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。再听听别人的意见,这个时候都觉得没什么问题,然后再发表。

虽然写的是学术文章,陈垣却很注重可读性,除了易懂,还要吸引人。比如他取文章题目的时候,“贵于醒目,如能引发人的兴趣更妙”。他在《顺治皇帝出家》一文中写到董妃的事情,很有意思。他笑称:“看戏的时候,戏里有一个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欢看?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。”

启功流泪写下《夫子循循然善诱》一文,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,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,第一条就是: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,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,但感情不可对立。启功说:“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,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。”

活字典、显微镜

严耕望曾把陈垣与吕思勉、陈寅恪、钱穆并列为他所亲仰风采的前辈史学四大家,“风格各异,而造诣均深”。

陈垣讲课时,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,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代清楚,尤其注意前人的谬误所在。有的学生回忆陈先生,说:“在他眼里,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,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,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。不,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,专挑错误的。他的嘴相当厉害,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。”

陈垣常对人说：“一篇论文或专著，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，要给三类人看：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，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，三是不如自己的人。”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不同角度得到反映，以便修改。

陈垣博览群书，记忆力超众。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，其他教员都把他当活字典使用。有人比喻说：“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，刨开三尺，定然能有鱼跳出来。”

与启功的师生情

启功先生有几位老师，但影响、决定他一生，让他终生不忘的是陈垣先生。陈垣先生的学生成千上万，大都成为有用之材，但学问有大成就而又始终不渝的，启功先生是最突出者之一。

1933年，从中学辍学的启功求见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陈垣先生。先生十分欣赏启功的才学，此后耳提面命，教他如何为人、为学、为师。

启功先生人生道路上的几个关键时刻，陈垣先生都给他扶持、指点。先是极力保举他为中学教师，主事者以学历不够为由将他解聘，陈垣又推荐他在大学任教。抗战胜利后，启功本有做官的机会，但在陈垣的鼓励下，坚持做一名教师，否则，他走的很有可能是另外一条道路。

启功先生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教师，他念念不忘，身体力行陈老师不断对他提醒的那些总结了多年教学经验的“上课须知”。

启功先生是大书法家，但他说他的一些书法观点：“其实只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。”他是有鲜明特色的诗人，但他说：“我作的那本《诗文声律论稿》中的论点，谁知道许多是这位庄严谨饬的史学考据家（即陈垣先生）所传授的呢？”

在陈垣先生去世34年之后，启功先生也安详地走了。陈垣先生对学生，无私无求，只是尽心为祖国、为社会作育英才。启功先生曾深情地回忆，当陈垣知道他的第一部专书出版：“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小孩，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籽粒，便喊人来看，说是要结桃李了。”学生对老师，则是把励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，这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。

从1933年初次见面到1971年陈垣先生去世，前后39年。启功先生用“依函丈卅九年，信有师生同父子；刊习作二三册，痛余文字答陶甄”一联精炼地概括了这段师生情谊。

【他人眼中的陈垣】

一

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,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他在史学上的贡献,更是国内国外久有定评的。我没有能力叙述,事实上他的著作俱在,不在这里多加介绍。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,回忆些当年受到的教导,谨追述些侧面,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,仍会有所启发的。

那时,我是个中学生,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损先生读书,学习“经史辞章”范围的东西,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。因为生活困难,等不得逐步升学,1933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,当然意在给我找点谋生的机会。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:“援庵说你写作俱佳。他的印象不错,叫你去见他。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,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。学到做学问的门径,这比得到个职业还重要,一生受用不尽的。”我谨记着这个嘱咐,去见陈先生。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,未免有些害怕。但他开口说:“我的叔父陈简握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,我们还是世交呢!”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,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,能那样讲究?但从我听了这句话,我和先生之间,像先拆了堵生疏的墙壁。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,每次见面,都给我换去旧思想,灌注新营养。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点滴贡献,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。

.....

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,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;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,也都抱有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。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、指范围、定期限、提要求的时候,但这是一般师长、前辈所常有的、共有的,不待详谈。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那些自身表率 and “谈言微中”的诱导情况。

陈老师对各班“国文”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,每年还自己教班课。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,选哪些作品,哪篇是为何而选,哪篇中讲什么要点,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,都经过仔细考虑,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。学年末全校的年级“国文”课总是会考,由陈老师自己出题,统评定分数。现在我才明白,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,也是教师们的会考。

我们这些教“国文”的教员,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,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。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,他遇到就问:“你忙什么呢?怎么好久没见?”见面后并不考查读什么书,写什么文等等,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小问题进行指点,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。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,或发现自己的不足。

我很少用功,看书少,笔懒,发现不了问题,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,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,总是细致地指出,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,有什么题目可作,但不硬出题目,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。有时评论某篇作品或评论某种书,说它有什么好处,但还有什么不足之处,常说“我们今天来作,会比它要好”,说到这里就止住。好处在哪里,不足处在哪里,怎样作就比它好?如果我们不问,并不往下说。

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。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,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。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,或回去赶紧补读,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,岂不收获更多?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,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得多!

陈老师的客厅、书房以及住室内,总挂些名人字画,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,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。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,总有些字画卷轴或书籍,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,也是对后学的教材。他曾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,在30年代买清代学者手札墨迹,这是很高的价钱了。但章学诚的字,写得非常拙劣,老师把它挂在那里,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,又常当做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。我们去了,老师常指着某件字画问:“这个人你知道吗?”如果知道,并还说得出些有关的问题,老师必大为高兴,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、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。如果不知道,则又指引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多说,例如说:“他是一个史学家。”就完了。我们因自愧没趣,或者想知道个究竟,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。明白了些,下次再向老师表现番,老师必很高兴。但又常在我的棱缝中再点一下,如果还知道,必大笑点头,我也像考了个满分,感觉自傲。如果词穷了,也必再告诉点头绪,容回去再查。

.....

二

我于1933—1937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西洋文学系。这个系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“国文”是陈垣校长讲授的,每周两个课时,隔周一次作文,随堂交卷。“国文”的讲义是陈校长编撰的,其内容同他在历史系讲授的“史记汉书点读”这门课程大同小异。他是通过讲授“国文”使学生涉猎祖国的历史名著,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,提高学生的爱国思想的。他对作文的要求,十分严格,同我们约法三章:一不准作白话文,必须作文言文;二不准用钢笔自左至右横写,必须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;三不准写简体字,必须写繁体字。这些堂规,对西洋文学系学生来说,是一件苦事,因此有人心里埋怨陈校长守旧。第一堂作文更是对我们的考验。作文题目是《写字有用无用论》。题目一出,班上同学不少人感到为难,不知如何下笔。陈校长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,抿着嘴,嘴角露出微笑,那意思是看你们怎么办。过了一会儿,他在堂上“解题”说:“写中国字你说有用就讲出有用的道理,说没有用就讲出没有用的道理,这是议论文,是讲道理的,有无用都要把道理讲清楚。”他还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郑重地提出:“立论要严谨,说话要言之有据,章法结构要有逻辑性,笔锋带感情当然更好。”

这场作文,两个星期后发卷。我的文章运用了中学时学得的一点“六书”(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)的知识,从文字的起源讲到后来的文章和书法,说明写字不但大有用处而且一手好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。这次作文受到陈校长的赏识。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,班上同学大多作了写字有用论的文章,但论据都不如我的充分;也有人天真地写了“写字无用论”的。这种“无用论”以欧美人不写中国字,甚至本国字也很少手写而是大多用打字机打的,来证明他们文化昌明并不是由于“写字有用”的结果。陈校长在发作文簿时特别拿我的本子来同这种论点相对比。他说:“你们都逛过故宫,那里有许多我国稀世的墨宝,没有用,为什么要陈列出来?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书法家,写了字拿到故宫去挂,我是说,写字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,一手好字,可以成为艺术珍品,中国的字特别是中国的书法,象征着祖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你们学的是西洋文学,可不要数典忘祖,妄自菲薄啊!”这个话就正是陈校长在学年一开始便要出那样的作文题目的原因吧!

今天回想起来,在教会学校里,陈校长在国文堂上这样教育我们学西洋文学的学生,实在是用心良苦的。他要我们作文言文,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读前人的著作,

要求我们要懂得中国的文化,不要学了洋文便忘了中文。他不让我们写简体字,对我们也是基本锻炼,是出于探本溯源的目的,不能说他“守旧”,更不好说他反对简体字或反对白话文。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祖国和祖国的文化,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。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,首先就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。

学年终了的时候,我的作文本子写了厚厚一本。别的同学的本子都发还了,只有我的那本他却保存在他手里。

上了二年级以后,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去,问我:“你为什么要读西洋文学系?”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,我也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,是陈校长第一次向我这样提问的,我一时答不上来。实际上,读辅仁的学生,特别是读西洋文学系的,大多是为日后出洋留学作准备的,陈校长对此也心中有数。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:“你们现在的这个系,所学的只不过是做学问的工具,还不是学问的本身。做学问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行的。”差不多半个世纪了,他的这个话至今还在鞭策着我。他当时对胡适看来是颇为钦佩的,辅仁那几年的毕业典礼,每年都邀胡适来讲。他当时向我引用了胡适的一句名言“为学要如金字塔,又能博大又能高”,然后说“读西洋文学,特别在教会学校,不能不学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”,问我对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,有没有兴趣?我说,中文系课程有兴趣,历史系我不想学。我回他这句话时,没有意识到对着我的正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,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,说道:“中国的历史家大多是文学家啊!”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,这样向学生强调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,我看在教会学校中怕是不多见的。

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,我从二年级开始,先后选读了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,包括陈校长讲授的“史记汉书点读”。他作为历史学家,讲起历史来,可真是不假思索,讲得如数家珍而又娓娓动听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,他讲的这一节,可说是在讲坛上“进入角色”了。他自己像是荆轲似的把二尺见方的讲台当做是逐秦王时,秦王环柱而走的铜柱,绕着讲坛,转了两个圈。最后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,靠着铜柱以匕首向秦王扔去时,他举手作势,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。他是这样以自己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来教育学生的。

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在天津《大公报》、《国闻周报》、上海《申报·自由谈》和北平《文学季刊》等报刊上发表了,他知道后,曾对我说“报上只说辅仁的学生会踢

足球,原来也还有人会写文章”,给我以鼓舞。记得1935年一二·九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前不久,《国闻周报》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青年出路和前途的文章,一篇是署名的,文末有“于清华大学”几个字;另一篇是我以“一青年”的署名写的,文末也注了“于辅仁大学”几个字。陈垣校长又把我叫到校长室问“一青年”是不是我,我只好说是。他有点严肃起来,问我写文章为什么不敢写真名?我说,我的文章一肚子牢骚,不满现状,怕惹麻烦。他继续追问道:“怕惹麻烦,你又写出‘于辅仁大学’,你不怕麻烦找到我的头上吗?”我以为他是向我问罪了,赶忙解释说,于什么大学那几个字是我给编者(王芸生先生)的信中写上我的地址的,想不到编者把这几个字加到文章的尾巴上去了。他见我误会了他,又严肃又慈蔼地说:“写文章就是要署真名,不要作娘子态。”写文章不要作“娘子态”,这个话是我第一次从陈校长那里听来的。这大概也是他的正义感的流露吧!他对学生运动是寄予同情的。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有个辅仁教育系学生孟英(又名孟传铎,不知是否解放后曾历任我国驻外大使的那个孟英),教育系刘××教授大发脾气提出要开除他。陈校长维护了孟英,并对孟英说:“刘××是刘帝国主义。”从此这位教授的浑名就传开了,一时引为美谈。

我毕业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前一个月,学校介绍我到教会办的江苏松江中学教英文。芦沟桥事变不久,当年7月29日,北平沦陷,接着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,我接到聘书虽未能应聘,却已先向陈校长道别。他当时同我讲的话,使我非常惊异。他首先问我:“你知道夏完淳吗?”我十分惭愧,大学毕业了,竟不知夏完淳是什么人,无言以对。他说:“你要去松江,夏完淳是松江人,你到了那里就会知道的。”在日本侵略军围困下的北平,他亲口向我讲述了夏完淳起义抗清的事迹,还随口念出了夏完淳的爱国诗句。今天回想起来,意义是十分深刻的。这次他又提到我的作文本子,说是“留给我做个纪念吧”。北平一别,同陈校长一直没有见面。

1947年,陈垣校长南来广州,我约同在广州的几位同学到他在广州河南的寓所去拜访他。见了面后他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的作文本子我还存着呢!”我为他对我殷殷期望,犹似当年,而自己学殖荒落,一事无成,一时感到十分愧赧,随口说了句:“辜负校长的期望了!”想不到我的答话引起了 he 无比的惊疑,他本来不大的眼睛,这时也睁得大大的,以追究的口吻问我道:“难道做了汉奸?”这句话真是字字千斤,令我悚然。我见他会错了意便赶忙回答:“做了汉奸,也就不敢来见校长了,只是学

业无成,辜负了校长的期望。”他这才露出了笑容,说:“人各有志,只要不当汉奸,我还是我的学生。”说着便走向前来抚摸我的头发,把我当时三十多岁的人当做孩子,使同去的同学都欢笑了起来。陈垣校长就是这样期望他的学生起码要做一个爱国者的。这是历史学家、又是教育家的陈校长最可贵的本质。陈垣校长于79岁高龄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他的一生就是由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走向共产主义者的一生。

——林熙敦

【陈垣语录】

1.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,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。人脸是对立的,但感情不可对立。
2. 万不可有偏爱、偏恶,万不许讥诮学生。
3. 以鼓励夸奖为主。不好的学生,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,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小点好处,加以夸奖。
4. 不要发脾气。你发一次,即使有效,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,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?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,又怎么下场?在讲台上即是师表,要取得学生的佩服。
5.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,设想学生会问什么。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,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。
6. 批改作文,不要多改,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。改多了他们也不看。要改重要的关键处。
7. 要有教课日记。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,都记下来,包括作文中的问题,记下以备比较。
8. 发作文时,要举例讲解。缺点改好了,有所进步的,尽力在堂上表扬。
9. 要疏通课堂空气,你总在台上坐着,学生总在台下听着,成了套子。学生打呵欠,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,或看小说,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。
10. 人生须有意义,死须有价值。